

滬濱半月刊

江蘇松屬留平輔大同學會 中國十年

華二一五

民十一年十月

第二期

北平輔
仁大學
滬濱社

目錄

閒談

沙士比亞不是天才的作家

俄國托爾斯泰著
譯

陶淵明的人生觀(續)

意外的尋獲

籠中鳥

來平記

完了

雪中臘梅

閒話

且

教育破產，尤其是大學教育破產的聲浪，近年來時常可以聽見。東也鬧學潮，西也鬧學潮，這確是破產的現象。但真破產的記號，我看還不至此。照大人先生責備我們小子的口吻說來：什麼學潮猖獗，學生無紀律化，學生的騎奔淫佚，學生的……照我們做學生的責備辦教育者方面，普通說來：什麼教育者之腐化，教授們課程和教學上的「媽虎」主義，教授心目中的上課只是爲了幾塊錢……這種種破產的現象，我們舉口國內

公私立大學，的確誰也免不了多少總要露呈些。現在把這許多事實，站在我們做學生的立場上去考察分析一下：本着「君子待人以恕」的態度，和「待人寬而責己嚴」的精神，去找對症的良藥。

今天先把我們學生，責備教育者方面的問題，來討論一下。

雖然事實顯露在我們學生面前：任何大學內總有幾位教授，當他們上課堂講學時的心目中，恐只有幾塊錢的，或同他聯想起來的事務的憧憬。至於什麼學術思想的傳佈，怎樣養成學生們研究高深學術的嗜好和習慣，怎樣去培植他們研究學術的精神，要指示他們什麼工具或方法……這許多做教育者應有的志願，在教學時應有的目標，我恐他們連個觀念也沒有發生過。目標爲錢的教授，自然到了上課時的心願思慮，只在如何把結學生們，能得他們的歡心，能不惹起惡感，因而起來搗亂，逐出教室，打破自己的飯碗。因而平日的課程，只知迎合學生們的好惡，那還敢認真去督促他們工作，到了

考時，也就只好大家通融了。這現象確是教育者人格的破產，也不能怪學生們的輕視，議論，而真備了。還有教授中資格較老一些，或是把結好了學生，不怕搗亂或被驅除的時候，便實行所謂「媽虎」主義了。課前也不知什麼叫預備，到了教室，連上次講的什麼，今天要講什麼都不知道；有的老了臉皮，有的還假裝着試驗學生上次留心聽講與否，去詢問學生，找到了要講什麼，便胡亂的東扯西拉敷衍了三四十分鐘，只等退課鈴聲，便忽忽出去，五塊錢的報酬是拿到了。至於課程方面，平日自己如此，更不用說能督促學生了。到考試時，也只有通融的一條路。這現象也是很普遍的。請問到處是這種種現象的教育，即不開風潮，表面上天天很平靜的上課，在教育方面的價值如何？不是等於能開學潮同樣的破產嗎？

我們既認清了這怪現象，現在要平心靜氣地下一番考察分析的工夫，考察他的來因，分析他的成分。本着我們在開首說過的：「君子待人以恕」的態度，和「待人寬而責己嚴」的精神，自己嚴密地反省一下。

我們平日責備辦教育者的種種腐敗，究竟這腐敗情形和我們有何直接間接的因果關係。我們是否做了一個重要的主因？或只是個同惡相濟？或純粹是個犧牲者？

我們要自問老老實實的反省：為什麼原來熱心教育，人格高尚的教授們——我們先當從好的方面去設想——為發生出不斷教育者責備的怪現象？為什麼教授們要對學生們懼怕，因而要去把結學生？為什麼我們要受他們的把結？為什麼考試要大家通融？

通融得，可見兩方都有份了。為什麼教授們，要且能實行「媽虎」主義？總括一句：為什麼教授們上課時的心目中只有幾塊錢的「影響」？他們現處的環境，能不能於錢外別具高尚共的目標？這是否我們的態度去逼迫他們生出這樣心理，發生這種怪現象？恐我們自己是製造出這現象的主因？至少也恐要得一個同科的罪名，恐我們不單是個純潔無罪的犧牲者？

我們用了兩個星期去反省之後，再來答覆上列的問題。

沙士比亞不是天才的作家

俄國托爾斯泰著 書譯

我第一次讀沙士比亞的時候，我記得我是十分訝異。我希望得到一些富於美術的樂趣，但是把他所謂傑作的幾篇，什麼「The Lear」、「Romeo and Juliet」、「Hamlet」和「Macbeth」先後讀過，非但我感到不快樂，而且我覺得有一種不可抑止的憎惡和厭倦，我懷疑着或者我竟不知不覺的以為這個文明的世界所崇拜為最完美的作品是不凡的而且是沒有什麼的，或者這個文明的世界所認沙士比亞的作品意義根本就不合乎理想的，我的驚愕的增加是為了我常常很能欣賞各種詩歌的美妙，那麼為何全世界認為天才的沙士比亞的藝術的作品，不但不能使我心悅，倒反而使我生嫌呢？久而久之，我更不能深信我自己，所以在五十年內，為不要試驗我自己，我好幾次依照着人家勸告我的可能的方法，重復地讀那沙士比亞，例如，俄文的，英文的，德文的，和

Schlegel 的翻譯本，好幾次我讀到他的戲曲，越劇和歷史劇；我仍是覺得同樣的情感，憎惡，厭惡和紛亂，現在已經七十五歲老頭兒的我，因為想再試驗一次，又重讀着莎士比亞的大作，關於歷史劇方面，有 Henlins, Troilus and Cressida, The Tempest, and Ayrshire 等等，可是我越覺越的情感，這次可不是感到紛亂，却是切實無疑的證明，莎士比亞所享受的天才的光榮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這種不真實的光榮能逼着現代的作家去模仿他，讀者和批評者發現他的空前的價值，因此他們往往誤解了藝術的和倫理的意義。

雖然我知道有一大半的人這樣地深信莎士比亞的偉大，所以他們讀了我的評論一定要說牠是一篇沒有公正的話，有的還要臉都不臊，可是我終得盡我心，竭我力地去指明為什麼我相信莎士比亞不能認為一個天才，而且也不配稱一個平等的作者。

無論似乎怎樣的失望，我要竭力的在他所撰的 "King Lear" 那篇劇本裡，還有別

的悲劇和趣劇裡，證明一切類似的和其他的錯誤，因為這些劇本，非但不能作戲劇的藝術的模範，並且不能滿足人所公認的單純的藝術的需要。

依照那些讚揚莎士比亞的批評家所立的定律，戲劇的藝術必須那些劇中人一方面為了要動作符合於他們的品性，和聲情的自然變化而處於一種地位，要便他們和自己覺得舒適的環境奮鬥；而且在這種奮鬥的時候，應該顯出他們的本性的品質。

在 "King Lear" 裏，劇中人表面上的確是處於舒適的環境中，而且和牠奮鬥，可是他們這種奮鬥是由作者任意自造的，所以不能使讀者生動能代表藝術上必要的條件的影響。

Cordelia 和他兒子的關係也是一樣的不自然。從 Gloucester 和 Edgar 的情形看來，Gloucester 象 Lear 一樣立刻信從最相鄰的謊話，更不去追究人家控告他游子的話是有其事，而立刻去咒罵他棄絕他。

Lear 和他女兒們的關係，Gloucester 和他

兒子的關係使人更顯地覺得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這種關係是很隨己意的，而不是由品性和劇情的自然變化而來的，還有一件事實，就是在悲劇的全篇，Lear 不認識他的廷臣 Kent，這是很不自然而且顯而易見是偽造的，所以 Lear 和 Kent 的關係不能激動讀者和批評者的同情心，還有一層，就是 Edgar 的情形，誰也不認識他的 Edgar 引着他的盲目的父親，而去哄欺他說他已經跳過一個山巖了，其實 Gloucester 不過在平地上了幾跳。

這種隨隨便便的任着己意而處置的劇中人的地，是如此的不自然，所以讀者和批評者非但不能對他們的苦痛表一點同情，就是在所讀所見的也不能動情，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莎士比亞的別種劇本裡，衆劇中人的生活，思想，言語，和動作都不十分合適於限定的時間和地方。"King Lear" 的事情發生於紀元前的八百年，可是劇中人處的境地是祇合於中世紀的時代；劇中的人物是些，君王，親王，軍隊，私生子，

紳士，大臣，騎士，農夫，職員，兵士，和

戴盔甲的勇士等等，在莎士比亞的劇裏

充滿着古代的錯誤；這種錯誤，或者能够不

作爲當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時代入的可能

的幻想；但是我們現在，那是再也不能有

興趣地去看這種幻想了；這種幻術是誰都

知道不會在作者小說的景況中發生的。於是

從感情的自然的變化和劇中人的本性而來的

，又是不適合時間的人爲的藝術，還增加了

不少的那些粗陋的裝飾，這樣粗陋的裝飾沙

士比亞會連續不斷的堆加，而且故意要顯出

特殊的感觸。……「……徘徊在野草四

週時的天氣，爲了某種緣故而他在頭上戴點

兒草，像在「Hamlet」裏的 Ophelia。……

的衣服，靴子的話，穿了鐵甲帽而出現的騎

士，這些事實非但不能增加一點印象，結果

倒生出一種反感來，像 Goethe 說：……他們

見了這種情形，會談都不談牠的。……在顯而

易見的故事裏弄着的結構裏，莎士比亞在悲

劇的終結常常用一句：……「……」

死屍來。……一個人就是要覺得恐懼也會不其然

的

笑了起來。

陶淵明的人生觀(續)

在山

陶先生淵明的一生事實，不用我來介紹

，想諸位早已知道，假如要認識他的環境，

和時代的背景，可參看：讀孟嘉傳，潘

潛傳，晉書，陶淵明傳，宋書，陶淵明

傳，顏延之陶徵士誄，吳郡吳仁傑

年譜一卷，蜀人張演，李長年，謝靈運

，安化陶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二卷，何遜

雜記一卷，國學小叢書，梁啟超，陶淵明。

批評陶淵明的很多，批評他的文學的，

現在不講；光講批評他的思想，批評他的思

想的，統計起來，重要的，不出下面四點：

1 愛國忠君

2 隱逸

3 豪放和平淡

4 得道

現在把每點代表的評語寫在下面。

1 愛國忠君

西山真氏曰：「……而不知其隱晦下室；

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足；故肥

體以自給，食薇飲水之言；衍木崩海之喻

；至深痛切；而讀者不知察耳！淵明之志

若是；又豈毀譽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

乎？」

湯東儒序曰：「……不事異代之節，與子

房五世在韓之義同；既不爲組鑿之舉，又

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

陽易水之間，又繼「疏三良而發咏。所謂

「捐已有深憂展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

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

怎樣知道述酒一篇是「直吐忠憤」呢？

韓子蒼曰：「余反覆讀之，（讀述酒篇）見

「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

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

抱中歎，不生去併京」。

吳幼清曰：「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爲漢

相孔明而無其資。」

莫江詩話曰：「此詩（述酒）與述酒讀書諸

篇，皆存軀傷君之思。」

以上四位可作第一要點「愛國忠君」的代表者，看他們的評語，知道他們所根據的是述酒、詠三疏、詠三浪、荆軻、乞食、五首；但先生現在所存在的詩共一百二十六首，這區區五首，只是二十五分之一，怎能代表先生的思想呢？

我們再打開陶淵明集：看這五首的內容到底是怎樣？我們就知道述酒一首是否先生自己做的，還是一問題「儀狄造；杜康潤色之」，那麼所根據的一部分，已有些動搖了。

就是當他是先生做的，韓子蒼說：「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那麼時間又是一問題了。

按宋書：先生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推算起來：義熙元年先生年四十一。

按吳仁傑年譜說：「淵明在建安（建安元年先生年三十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出仕，自庚子至乙巳（先生年三十四至四十一），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豈肯出仕乎？」

再按先生的詩：

「日入相與歸，帶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隔鄰民。」——登即歲始春懷田園詩——是先生二十七歲所作。

「日倦川深異，心念山澤居，望雲竊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際；（注）作在懷）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先生三十六歲所作。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庚子歲五月從都還阻風規林——是先生三十六歲所作。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自持，……鼎之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飲酒——是先生三十九歲所作。

以上四例，皆先生年四十一前所作，他早已樂天知命，知道這人生百年，想縱心快樂，做個掩門的農夫了，他何曾想做孔明和子房呢？難道他在力強體壯的少年時代，尚不肯出仕；而在衰老的時代反肯出仕嗎？所以「不事異姓之節，毋子房五世韓相之義」等

話，高低是說不上。

至於文選在辛丑赴潁還江陵夜行塗中一首，五臣注曰：「淵明詩，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之。」這一說早被思悅推翻

其他詠三疏，詠三浪，詠荆軻三首，先生究在何年所作，無從考証，先生在義熙以後所作，都很平淡，所以我想大概是先生少年時讀史時所作，少年的血氣，於思想上沒有多大價值。

乞食一首，先生自幼即貧；又怎樣知道，必是義熙以後所作，即當他在義熙後所作，那麼在詩中有這樣二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先生早辭絕淮陰侯那樣轟轟烈烈的工作了，這「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一語，未必是先生的原意吧！

總之這「愛國忠君」一點，說來說去，決不能代表先生的完全的思想，就是因一時的衝動，有一些，也決不致像以上幾位批評家裡的那般劇烈，什麼「至深痛切」，「可以深

悲其志也已」，「皆左國舊君之思」。

然則幾位批評家，何必硬要他戴上這個愛國忠君的榮冠呢？這原因很容易明瞭，歷代崇拜先生的人很多，但所崇拜須得讚美，就那樣走到「君君臣臣」的，條路上去了！

(未完)

意外的尋獲

法 (Georges Rouce) 著 慧元譯

賴盤是一個新進衛生局的清道夫。他用一把信得已經發黑的掃帚，在路旁的樹蔭下打掃着，他常常抬起頭來，深深地吸幾口海邊的清氣——這是他的老前輩們素有的習慣，他接了他們的位，在不知不覺中也學會了。有時還要對着海口，遙望着來來去去的船隻，大賞其海景。

他再捏着他的重量最稱的掃帚後，他的眼睛借着從很濃的葉縫裏透出來的搖動着而黃金色的日光，發現了一件東西，他很奇怪的俯身下去，用他的手指，拿了亮晶晶的把

呀！一個手鐲？

不差！正是一個四週鑲着金剛石，中間裝着顆大寶石，而很有價值的，從城裏「大亨」身邊滾落下來的一個手鐲，手鐲的後面有個小小的蓋頭，賴盤把他打開了，裏面發現着個很精緻的而富於思想的一位女士半身像，在她的笑渦裏，含有一種憂悶的樣子，她的年紀大概是十六歲吧！至多不過二十歲。

那少年細細地看這張像：她真美極了！秋水般的眼波，淡淡的嘴唇。他不自覺的發怔，他也憂悶着，可是他也很愛她。

她的媽媽一定是責罵過她了，賴盤微笑着說。

但是他的笑容立刻收斂過來。

或是她更有別的更重大的憂愁……

他很寶貴的把這件寶貝藏在胸裏，後來緩緩地，從新把這拋棄於地上的掃帚再拿起來，手裏握着。

怎樣的去交還這件辱獲的寶貝呢？把他交給衛生局長罷？或是依別人所叮囑他的，把他送到遺失所去罷？賴盤是不信任這些機

關的……並且人家還要譏笑他說道：「這賴盤到底是個笨貨！……」現在的好人，真難做呀！

忽然之間，他又想把這寶貝，不如交還那失去的親手中，同那像上一樣面貌的青年女士。

但是要找到她，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呀！同他一樣的眼睛，一樣的嘴唇的女士；就是在千人裏頭，也不容易找到……

她很留神地注視過那些散步的女士們，個一個不肯輕易的放過，和他心裏所認識的她，互相對照，比較。他祇注意到大約念歲左右的女子。在遊戲場裏，他髮髻聽見了他心目所認識的女英雄。他就連忙跑去。

——小姐，您有遺失什麼東西沒有？——我並沒有遺失，你真是討厭！這位小姐發怒着說。

賴盤因此很不自然，就離開了她。

——天呀！她料我不懷好意，像我這個公兵的傭人……他在海濱，也找過五六次，但是終沒有

得到正確的結果。

但是他不甘心，哼！他還有時候呢……

今天不成功，明天還要繼續努力。

每天竟不知有多少次，他時時地細看這
張照片，看這女子的愛慕的態度，和悅的面
容，並且他很喜欢看她。某天的夜裏，最後
他又自己預料着：我若便離開了這個寶貝，
心裏一定是很難過的。

有一天類盡在報上的遺失欄裏，聽見了
一段徵求的消息：「徵主人忽于某日，在城
中，或在海濱，遺失一四週圍以寶石，中間
裝有寶石之手鐲，倘有拾得該物，請交回徵
人，定有重大之報酬，決不食言。」下面寫
着一位太太的名字，——俄婦的名字
而且還有她的地址。

(未完)

道中雀

彼得

看呀：一只鳥飛到窗簾了。牠伸着頭看
我在籠中的雀兒。大概是畏懼之箭射到牠的
心扉吧？不然牠何必這樣忽忽地飛開呢？
多麼可憐我籠中那只雀兒底悲鳴聲，和那亂
飛亂衝地行動；如何能破籠而出呢？我聯想
起來了；在籠中是不自由不幸禍的。

我假如在你的位置上，我也如你一般幹
的；但我偏要拘留你。解放你罷！你將徘徊
於樹林之間，翱翔在藍色的天空裏，呼吸那
天地間之清氣：多自由，多幸福。只是為我
再也得不着你了，如何來表現我愛護你的一
番苦心呢？

我明知我相反公理：我當恢復你的自由
，你的幸福，你的一切的權利。但要知道我
是愛你的，忠實地愛你的，我願做你的保護
者。雀兒呀！可憐你的自由，你的幸福……
將永遠消失在我的愛護之下，竹籠之中了！

你雖有華美的雙翼：有飛底本能，將食
物底本能。你雖有家庭之樂可享；但自幼
拘留在我的竹籠中，一朝出山，也許飛底尋
食物底本能，因未用而消退，家庭底懸空席
裏也許要因不認識你而逐客令。

雀兒呀！你莫再癡心夢想吧！你還是永
遠和保護你的我住在一塊吧！我將好好地
伺候你，不使那夜裏底雨露霜雪來侵害你的
羽毛而減少你的美觀；不使那風間的狂風酷
冷來阻正你的唱歌，而辜負造物者賜給你的
時能。雀兒我願為你這這樣好吧。

來平記

若望

春中江水不如鏡，微風輕拂着征人的衣
襟，鴨的三聲，在歡聲中，在手帕飄蕩影
裏，載人的怪獸慢慢地離開了碼頭，向着那
三千里外的目的地進發，呀！別了上海的
一切！別了父母姊妹我所愛的一切！

十九年來上海的生活，於今要告一斷落
，徐匯堂頂上的直冲雲霄的雙雙鐘樓，南京
路上的繁華熱鬧，上海的一切，以後只能
在幻象中在夢寐裡常見，能不使人煩悶，能
不生依依惜別之情，別了！上海的一切，再
會吧！

慈愛的父母雙親！天真的姊妹！早夕的
定省！環繞左右的絳鸞舞躑，河口再能實
現？一旦訣別，你們的心靈中，當然感着莫
名的缺憾，這只在你們眉梢間的強笑看到；
但我未嘗不是如此，別了！父母姊妹我所親
愛的一切，再會吧！

春中江畔的高樓巨屋，都漸漸地向後旋
轉，父母姊妹的陰影，也漸漸地由糝糊而不
見。呀！上海！父母姊妹！河口再能重睹你
們的色影，他年我負笈重歸，你們當然又改
了另一面目，在我最後的一眸眸裏，頓時含
着無盡的悲哀。

我雖然知道，我離開一切的一切，負笈
到那三千里外的北平去的目標所在。也知
道那男兒志在四方，天下之大何處無葬身之地
；等壯語，但我是初出茅廬：異鄉的况味，

人世間的煩悶，虛偽的人心；在上海在父母
膝下之下，當然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以後是
單槍匹馬，要我自己去和那一切爭戰，能不
使我不寒而慄，
江水仍是平平，微風仍是拂拂，又是嗎
的一聲，聽說是到了吳淞，於是正在沉思的
我，方才清醒。
(未完)

完了！

慕悌

綿綿不斷的給你信，
你為何悄然無聲？
以後你非你，我是我，
從前一切，當作幻夢！

是去年的暮春吧！

在湖畔雙雙對坐，

你說：「我的情：

像這泉水的涓涓西流，

永遠地不絕！」

我說：「我的愛：

像那旭日的炎炎東升，

鮮血般沸熱！」

在離別時：

你我還說，

「泉水涓涓流！

陽光炎炎熱！」

於今別離才有幾月，
你的音信悄然何在？
我的信，你不能說未曾接到，
但你的，請問有多少？

我熱熱地等你回音，

我終夜地想你環境，

唉！可憐的失望者！

所等的是誰情！

所等的是悲傷！

靜悄悄，悲傷使我恨你，

使我怨你！

這沒心的欺騙者！

泉水仍是涓涓流！

陽光還是炎炎熱！

我們情愛的歷程，

已宣告一斷落！

我自熱的情愛的心胸，

老實告訴你：已降到零點！

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

以後是：是我，你是你！

請你再莫敲差門；

死的灰再也不能燃！

雪中臘梅

在那桃紅柳綠的春天；

洗耳

百卉爭榮闌妍的夏天，
牠却默不一言的耐着；
等着那消息的傳來。

酷熱的陽光；暖和的風；

蜂蝶兒都笑牠是老翁，

牠仍默不一言的耐着；

等着那殘酷的隆冬。

無情的秋風捲去了葉，

給牠朋友快樂的消息；

牠還默不一言的耐着；

等着牠能一知已雪。

灰色雲霧佈滿天空，

雪花飄飄地往四處滾，

在肢上接着密密地吻；

牠才吐出牠的芬芳！

青綠的葉兒，配着黃花；

蠕曲的肢上，堆着雪花，

招展在曠曠的晨光裏。

只有牠，欣賞大地物華！

一九三〇，十二，三十，

晨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全年二十四期大洋五角五分

(郵費在內)